

譯者的母語思維方式對翻譯實踐的影響*

王建國**

摘 要

譯者母語思維方式，是一種群體思維方式，其對翻譯實踐的影響，會表現出一種語言譯者的群體特徵。譯者母語思維方式對以母語為譯入語的翻譯實踐而言，可以起正面作用，相反，對以母語為原語的翻譯實踐而言，則會起負面作用。本文分析了母語思維方式對翻譯實踐影響的表現形式，有效地解釋了穩定的不對等翻譯現象和翻譯腔現象，給我們更好地認識漢英互譯實踐、提高實踐能力帶來了幫助。

關鍵詞：譯者母語思維方式、正面作用、負面作用、不對等翻譯現象、翻譯腔

* 感謝華中科技大學王樹槐教授、華東理工大學黃瑞昕、朱燕妮等同學提供了部分語料或數據，同時感謝匿名評審專家的寶貴意見。

** 華東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

Translators' Thinking Modes and Translations

Wang, Jian-guo*

Abstract

The thinking mode shared by the translators from the same speech community is believed to exert positive influence upon their translation into their mother tongue and negative influence upon their translation into a foreign language. 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explains the influence, especially upon linguistic non-correspondences between the source text and its translation, and the ways to so-called translationeses. It offers translation critics a perspective to review translation work and translation practitioners a solution to improve English into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Chinese into English translation competence.

Keywords: thinking mode of a translator' speech community, positive influence, negative influence, linguistic non-correspondences, translationeses

*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 引言

結構主義範式的語言學翻譯理論可以比較有效地解釋對等翻譯現象，解構主義範式的文化派翻譯理論則從意識形態、譯者主體性等角度，對一些具體翻譯語境中出現的不對等現象做出了較好的注腳。然而，我們認為，一些現象似乎兩者都無法很好地解釋。以葛浩文把「檀香刑」翻譯成 *sandalwood death* 為例，當前幾乎沒有任何理論流派可以滿意地解釋葛浩文為何沒有譯為 *sandalwood punishment*，同樣也無法解釋為何美國電影 *Stop Loss* 被譯為「拒絕再戰」而不是「拒絕損失」。語言學派的翻譯理論無法從對等或對應的角度來解釋，文化派的翻譯理論則可能從譯者的主體性來解釋，但這樣就給了譯者主體性理論太大的解釋權，讓該理論對翻譯研究的指導意義變得十分空洞。

就《中式英語之鑒》中的一些例證，劉宓慶 (2006: 527) 指出，中國譯者（尤其是已有一定的技能水準的譯者）的失誤或不足常常是因為他們沒有擺脫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風格的影響，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受到了思維方式的支配，不是簡單的技術問題。我們認為，翻譯活動的最後落實者是譯者，必須從譯者的思維方式來解釋，否則難以解釋一些穩定的不對等翻譯現象。所謂的穩定的不對等翻譯現象，是由於譯者的群體思維方式造成的。劉長林 (1990: 6) 指出，（群體）思維方式有一定的先天的生理基礎，與民族的遺傳基因有關，表現出相對的穩定性和民族的普遍性，所以思維方式有資格成為說明歷史現象，特別是歷史特徵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因素。翻譯實踐會受到諸如翻譯目的、出版社、意識形態、譯者個體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本文僅討論群體思維方式對翻譯實踐的影響，並認為本研究將大大減小譯者主體性理論對翻譯現象解釋的空泛性，為翻譯實踐和認識（如上文提到的兩個譯例）帶來有益的啟示。

2. 「過程」取向的思維方式與「結果」取向的思維方式

下面是《中式英語之鑒》(Pinkham 2000) 中一些翻譯案例：

- (1). (A)*We have made an improvement in our work.
(B) We have improved our work.

- (2). (A) *They must make up their minds to implement the reform of the current system.
(B) They must make up their minds to reform the current system.

- (3). (A)*We adopted the policy of withdrawal.
(B) We withdrew.

王建國、何自然 (2014) 發現，Pinkham 對例(1)~(3)中我國專家提供的譯文都刪除了一些漢語句子中表過程的動詞，只保留了原文中表示事件結果的語義，並把這些語義用動詞謂語形式表示出來。由此，他們指出一條語用原則：漢語語用重過程、英語語用重結果，並引用一些語言事實和理論證明了該原則的正確性。

從以上例證來看，形式上，兩種語言的差異與動詞的使用情況相關。然而，若僅從動詞的使用與否來看，顯然無法反映過程取向和結果取向語言差異的全貌，過程取向的語言和結果取向的語言之間的具體差異應該表現在更多的方面。

為了更好地研究兩種語言之間的異同，我們首先要對「過程」和「結果」進行定義。王建國、何自然使用翻譯例證來推導出他們的原則，但他們並沒有明確地定義過「過程」與「結果」。根據《新華字

典》(<http://xh.5156edu.com/>)，「過程」指事情進行或事物發展所經過的程式；「結果」指在一定階段，事物發展所達到的最後狀態。下面，我們試著在《新華字典》定義的基礎上，從翻譯的角度對這兩個概念重新定義。

葛浩文說過：「我跟很多翻譯都不一樣，我是憑靈感，我越想那些理論，那些具體的問題越沒把握，越覺得慌。」¹其實，葛浩文與很多翻譯家一樣，包括 Pinkham，都是憑著對兩種語言的直覺在翻譯，並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受到了思維方式的支配。如果我們承認有很多翻譯家在沒有接受理論培訓的情況下，也能做好翻譯，即使接受了理論培訓也未必能做好翻譯的事實，且承認人的行為方式，包括翻譯學者對翻譯實踐和理論探討的方式都不自覺地受到了思維方式的影響，那麼，我們可以認為，「過程」和「結果」都應該與感知主體對一個事物或事件做出的物理和心理感知有關。因為，感知行為是所有人類都能做到的最質樸的實踐形式，也是感知主體依據本民族的思維方式和個人的思維方式，自覺或不自覺地做出的一種行為²。人們包括翻譯家通過感覺和知覺做出感知，並通過語言形式反映出各種各樣的感知方式和內容。

因此，所謂「過程」，我們就可以簡單地定義為：人們對一定事物或事件做出物理和心理感知行為的一個或多個程式，具有連續性、動態的特徵。所謂「結果」，就是在一定階段，人們對事物或事件做出物理和心理感知行為後達到的最後狀態，具有階段性、靜態的特徵。所謂「過程取向」，就是站在感知過程的角度去感知事物或事件，突出感知過程中的程式。所謂「結果取向」就是站在感知過程的結果狀態的角度去感知事物或事件，突出感知過程中的結果。例如，漢語中的「讀懂、聽懂、看懂」，英語中往往只取「懂」(understand)就可以了。

¹ <http://www.douban.com/note/241317554/> (2014-7-12 登錄)

² 本文不討論個人思維方式對行為方式的影響。

為了更加系統地描寫過程取向的語言和結果取向的語言各自的形式特徵，從而更好地指導漢英互譯實踐，下面我們將根據漢英兩種語言的思維方式特徵，借用物理力學的研究成果，對漢英由於取向差異所導致的語言特徵進行更加細緻的描寫和解釋。

2.1. 過程取向與結果取向的語言特徵

過程取向和結果取向是將漢英兩種語言相互對照而提出的一對概念，是基於兩種語言對同一個事物或事件做出感知而表現出的群體思維取向。過程相對結果而言，是擴展的，結果相對過程而言，是壓縮的。因而，我們可以認為，結果取向是「壓縮一個事物認識或事件發展過程而突出過程發展的結果」的取向，過程取向是「把對一個事物或事件發展的感知結果擴展開從而突出達致該結果的過程」的取向。回過頭來看，Pinkham 對我國專家譯文的修改實際上反映了，以漢語為母語的譯者會突出一個事件中的過程，其譯文句子中的謂語動詞不表結果而表過程，而以英語為母語的譯者卻往往會壓縮事件中的發展過程，僅以表感知過程最後狀態的語義表述為謂語，突出感知過程的結果。

下文，我們將根據力學原理來探討過程取向的漢語和結果取向的英語的系統特徵。從力學的角度來研究，我們的主要理由如下：漢人思維是物我不分，英人思維是物我兩分（李相顯 1947：116）。語言是思維方式的外化，語言規律必然反映在英漢民族對物我的認知之中。李宗吾（2009）指出，「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對語言的心理感知也是一個運動過程。因而，力學規律也是可以解釋語言規律的。石毓智（2004）曾運用「向量」概念，對英漢動詞的概念結構做了分析，並揭示了兩種語言動詞概念化方式的系統差異及其帶來的句法後果。石毓智的研究是運用力學原理研究英漢語言差異的一個成功案例。

根據力學原理，物體做機械運動時都具有機械能，包括動能、勢能

兩種。物體由於運動而具有的能量，稱為物體的動能。物體由於被舉高而具有的能叫做重力勢能。作為感知主體的人，在感知一個用語言表述的事物或事件時，同樣也是一個運動，會產生心理動能。而被感知的事物或事件因負載概念受到向下的心理引力則產生心理重力勢能³。實詞承載概念，具有心理重量，受到向下的心理引力，有心理重力勢能，而虛詞不承載概念，因而沒有心理重力勢能，但不同語言中的虛詞，其使用與否顯然與不同語言勢能或動能取向有關。另據力學原理，勢能又包括重力勢能和彈性勢能。由此推斷，英語對一個事物認識或事件過程的壓縮，會產生心理彈性勢能，即在感知上是一種心理勢能導向的語言，感知力對事物或事件感知的驅動過程是上升的過程，參看圖 1。而漢語則由於其擴展趨勢會產生心理動能，是一種心理動能導向的語言，感知力對事物或事件感知的驅動過程，相比英語而言，則是下降的過程，參看圖 2。

那麼是什麼力讓英語表述產生壓縮又讓漢語產生擴展呢？我們認為，是對事物或事件做出感知的人所獨有的感知力⁴。具有感知力是人類的特性，一個語言社團對事物或事件的感知力上具有共性，但語言社團中的個人在具體語境中對事物或事件的感知力會表現出個性。共性的感知力可稱為常規感知力，其會幫助形成語言的一般規律，個性感知力也即非常規感知力是語言變體形成的推動力，其作用往往是語用的。本文

³ 力學中勢能有引力勢能、重力勢能和彈力勢能。由於重力和萬有引力是同性質的力，因此在物體的高度不能忽略時，將重力勢能稱作引力勢能更合適些，也就是說，重力勢能就是引力勢能。<http://baike.baidu.com/view/14442.htm?fr=aladdin> (2014-7-6 登錄)

⁴ 具體的感知力包括：表情神態感知力、肢體語言感知力、說話語氣感知力、文字閱讀感知力、圖形圖像感知力、觸覺感知力、嗅覺感知力、味覺感知力、時間感知力、空間感知力、運動感知力、還有心靈溝通感知力。感知力絕大部分與生俱來。感知力也稱為感受力，是作為生物特別是人所獨有的特性。<http://baike.baidu.com/view/1441615.htm> (2014-7-12 登錄)

主要討論前者。



圖 1 心理勢能導向的英語示意圖



圖 2 心理動能導向的漢語示意圖

2.2. 心理動能導向的漢語

根據力學原理，品質相同的物體，運動速度越大，它的動能越大；運動速度相同的物體，品質越大，具有的動能就越大。

由於漢語是心理動能導向，因而漢人在感知過程中要獲得更大的心理動能，就必須增加可感知事物或事件的品質和感知過程的速度，並減少感知過程中所受到的阻力。

(1) 語言形式的增重方式

漢語對事物認識或事件發展過程的描寫會採取增加事物品質或事件過程情節的方式，在語言形式上表現為增重。例如：

- (A) 使用強勢修飾詞；
- (B) 使用由名詞、動詞、量詞、形容詞、數詞等構成的疊詞；
- (C) 使用動量詞和名量詞；
- (D) 使用反復形式（包括全部或部分語義相同的反復形式）；
- (E) 強化甚至誇張過程細節，增加心理重力勢能，從而轉化為更大的動能。漢語句子中甚至會出現虛擬動作的表述，如「我倒了一杯茶給他喝」（「喝」是一個並未發生的動作）。

(2) 增加感知過程速度的方式

(A) 使用拉長的、規整的、具有平面性的形式來減少阻力；

感知過程，作為一種運動過程，必然受到阻力即反作用力。力學表明，介質的阻力決定於介質的物理性質、物體運動的速度和物體的形狀和尺寸。正如前文所言，漢語為了增加能夠獲得更大的動能，往往還需要採取形式增重的方式，從而獲得更大的勢能，但增重後的形式在運動中，自然會帶來更大的阻力。為此，為了減少阻力，漢語中出現大量的、內含形式短小的小句的流水句和話題鏈 (topic chain)，這些結構的形式較為規整，且具有平面性，從而讓漢語(?)在感知過程中減少阻力，使重力勢能可以較好地轉化為動能，增加感知力驅動的速度，在感知過程中進一步獲得動能，給感知主體帶來感知效果。正因為此，漢語的句法結構出現連續性的特徵，詞、片語和短語之間以及主句和從句之間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晰。

同時，由於流水句和話題鏈往往包括多個小句，形式呈現拉長的狀態，這有利於形成重力勢能轉換為更大動能所需要的高度，也有利於延展感知過程而獲得更大的感知效果。

(B) 使用較多的動詞。我們認為，動詞作為典型的表述動作的詞類，其仍然是能反映動能取向的詞類。故而，漢語中使用較多的動詞。不僅如此，漢語的介詞、形容詞等具有一定的動作性。甚至，漢語名詞有時還可以承擔英語動詞做謂語一樣的功能，而這是英語名詞無法做到的。

(3) 感知過程中的阻力

漢語中出現名詞或代詞形式的新話題、連詞都可能產生阻

力，阻礙勢能轉換為動能，這點從前人對話題鏈的研究可見端倪。

Li C. (1985 : 131, 145-147) 指出，段落（即情節）、話題鏈和小句構成從大到小的三個話語單位。Li C. (1985 : 46) 認為，話題鏈具有獨立性，能夠取得獨立的效果，而代詞的出現意謂著新話題鏈的開始。名詞包括複指名詞的出現更是如此，因為名詞的出現是段落的界限 (Li W. 2005 : 23)。Li C. 的觀點得到 Chu (1998)、Li H. (1995) 和 Li W. (2005) 等學者的支持。

另外，Li C. (1985)、Shi (1992)、Chu (1998) 和 Li W. (2005) 都認為，話題鏈中不應該使用連詞。從這些學者的觀點來看，名詞、代詞和連詞的出現會影響話語的流暢性，給具體感知「過程」產生阻力。因而，漢語構句過程中對複指名詞，代詞和連詞的使用具有較大的約束。

2.3. 心理勢能導向的英語

根據力學原理，發生彈性形變的物體的各部分之間，由於有彈力的相互作用，也具有勢能，這種勢能叫做彈性勢能。同一彈性物體在一定範圍內形變越大，具有的彈性勢能就越多，反之，則越小。

英語語言形式因為感知力的壓縮會產生彈性勢能，因而英語是勢能導向的語言。勢能獲得的過程是一個上升過程，上升的高度會帶來重力勢能。對於重力勢能，其大小由地球和地面上物體的相對位置決定，若物體品質越大、位置越高、做功本領越大，物體具有的重力勢能就越多。然而，要上升，減輕重量是一種選擇，同時，要上升到更高的高度，獲得更大的勢能，就需要對擬表述的內容及其形式做分解處理，這與火箭發射的原理非常相似。減輕重量和分解處理都可以減少事物上升的阻力。

同時，在上升過程中，事物運動的速度越大，動能就越大，動能轉

換的勢能就越大，為此，英語句子在上升過程中，除了通過減重和分解處理減少阻力而增加驅動力之外，還需要最初的驅動力。

(1) 語言形式的減負方式

要獲得飛行高度，取得更大的勢能，減輕物體的重量是一種選擇。在受到同等感知驅動力的情況下，語言形式的心理重量越輕，才能上升到越高的位置，取得更大的勢能。為此，英語中，壓縮心理重量的主要方式有：

- (A) 多表事物運動或事件發展的結果狀態，弱化甚至忽略達到最後狀態的過程細節；
- (B) 採用形式與意義濃縮法，如構詞法中採用詞綴法、轉類法、混合法；構句中採用主從複合句濃縮形式。形式與意義濃縮法使得英語的辭彙化程度高，語義濃縮度高，抽象化程度高，存在大量的不及物動詞，產生了同時表過程與結果意義的動詞，如 *persuade*。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重量越大，高度越高，勢能就越大。英語中大量使用主從複合句，既是英語在升高過程中為了減負而逐級上升之後形成的結構形式，又是英語句子在達到一定高度後由於主從結構疊加而獲得重量，進而獲得高勢能的主要方式。

(2) 增加感知過程速度、減少阻力的方式

上升的事物與下降的事物一樣，會受到阻力的作用。介質的阻力決定於介質的物理性質、物體運動的速度和物體的形狀和尺寸。為了減少上升的阻力，英語往往採取分級處理並逐次上升的方式：

以意群為單位，以資訊主次為順序，即先以主謂結構為主

幹，其他各種短語和小句等從屬結構為枝幹，主幹和枝幹逐次上升（先是主句的主謂結構，然後是從句、短語等逐次上升），最後結合一起獲得勢能。英語因為受到向上的阻力，故而以輕便的主謂結構為軸，根據感知力，以主次為序逐步添加各種結構。為了輕便，英語句子在主語之前排斥添加過多的附屬形式，以免造成首重，添加的結構多集中在謂語動詞之後。句法結構界限分明。小句表述資訊狀態單一，句法結構的主次以資訊內容的主次為依據，表結果狀態的多為主句，表過程或細節的多為從屬小句或短語；為了標示句法結構界限，還形成了冠詞、關聯詞、代詞（包括關係代詞和關係副詞）等具有劃分句法結構或語義界限功能的詞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幫助受眾理解。

為了增加上升的速度，增加動能轉換的勢能，表述事物或事件的英語句子需要更大的驅動力。增加驅動力的主要方式就是動詞的使用。正如上文所言，動詞是最能反映動能取向的詞類，動詞的使用可以增大動能，從而轉化為更大的勢能。當然，英語句子中並不是濫用動詞，動詞的使用受到了英語句子上升時需要分級處理的約束。這就是英語句子不能缺少謂語動詞，但又有不少表動作概念而又沒有成為謂語動詞，甚至以靜態化的結構形式出現的主要原因。

3. 英漢翻譯

鑒於漢英語言差異特點，英漢翻譯的策略主要應表現在增重、增速和減阻方面。由於漢語是過程取向語言，感知過程由動能驅動，因而在英漢翻譯中會大量使用同義、近義或反義對立、疊詞等的反復形式、強勢修飾詞、量詞、動詞等，增強過程感知，加大重力勢能，進而獲得更

大動能。

同時，英漢翻譯中，還往往需要增加過程細節，擴展漢語的感知過程，增加感知過程中的重力勢能。把原英語中構成結構界限的冠詞、代詞和關聯詞處理掉，形成話題引領的平整性、連續性、開放性的話題鏈，減少感知過程下降時的阻力，對話語中敘述的狀態不給予嚴格的界限區分，增加整個話題鏈的重力勢能，從而獲得更大的動能。

3.1. 漢語為母語的譯者

漢語為母語的高水準譯者，往往能憑著直覺，自覺地應用以上翻譯策略。以楊必翻譯的《名利場》為例。南木 (1980)、李端巖 (1980)、孫致禮 (1984)、許淵沖 (1996) 無不讚嘆，楊必使用道地的漢語把 *Vanity Fair* 的風姿給再現了出來，讓讀者能夠像讀原作時一樣得到啟發、感動和美的感受。楊必譯作獲得成功的一些具體方式，一些學者認為表現在，定語從句的翻譯 (陶友蘭 1997)，本能地發揮了漢語優勢，大量採用了動詞結構和主謂結構，把名詞、形容詞、介詞、副詞譯成了動詞 (宗福常 1995)，以及採用了「單詞分譯」技巧 (伍華民 1987)。

在我們看來，楊譯本大量採用動詞結構，把多種其他詞性的詞語翻譯成漢語動詞，這很好地反映了英語相對靜態的辭彙在翻譯中被擴展開來，從而增強了譯文讀者的感知過程。同時主謂結構的運用，可幫助構造漢語話題鏈或流水句，打破英語句子中表述單一狀態的形式界限，為漢語形成反映多種認知狀態的流水句或話題鏈打下了基礎。另外，楊譯本中使用了大量的增加過程細節、擴展漢語的感知過程、增加感知過程中重力勢能的方式，很少有研究提及。例如，例(4)、(5)、(6)、(7)中的黑體部分，或為添加的，或為擴展的，都擴展了漢語的視覺、聽覺、觸覺或嗅覺等感知過程，從而增加了相應話語的重力勢能，從而帶來了更大的動能：

- (4). A black servant, who reposed on the box beside the fat coachman, uncurled his bandy legs as soon as the equipage drew up opposite Miss Pinkerton's shining brass plate, and as he pulled the bell at least a score of young heads were seen peering out of the narrow windows of the stately old brick house.

胖子車夫的旁邊坐著一個當差的黑人，馬車在女學堂發光的銅牌子前面一停下來，他就伸開一雙羅圈腿，走下來按鈴。這所氣象森嚴的舊房子是磚砌的，窗口很窄，黑人一按鈴，就有二十來個小姑娘從窗口探出頭來。

- (5). The curtain will be up presently, and he will be turning over head and heels, and **crying**, "How are you?"

不久開場做戲，湯姆又會出來連連翻斤斗，嘴裡叫喚著說：「您好哇？」

- (6). "For whom is this, Miss Jemima?" said Miss Pinkerton, **with awful coldness**.

平克頓小姐的臉色冷冰冰的非常可怕，問道：「這本給誰，吉米瑪小姐？」

- (7). "Where you go yourself because you want to smoke those **filthy** cigars," replied Mrs. Rawdon.

羅登太太答道：「你自己也願意坐在外頭，因為你要抽你那臭味熏天的雪茄煙。」

總之，《名利場》中譯本通過增重、增速和減阻的策略，印證了漢語為母語的譯者受到漢語過程取向的影響，也吻合了漢語讀者的思維方式，從而獲得了巨大成功。

然而，英漢翻譯一般水準的譯者，卻會因為承載英語思維方式的英語形式而產生各種翻譯腔。例如，(1) 的的不休；(2) 當當不止；(3) 因為所以；(4) 被被被動；(5) 你我他它；(6) 虛詞浮腫；(7) 怪腔怪調；(8) 梗塞不暢；(9) 拗口晦澀，歐化味濃；(10) 思維不清（黃忠廉、白文昌 2010：326）。黃和白兩位先生提到的歐化語言，除了 (7-10) 沒有清晰界定之外，其他的都可能在英漢翻譯中出現。這種現象是結果取向的英語在感知過程中為了分級處理或明顯表結果狀態而留下的具有界限功能或被動標記的漢語對應詞。界限標記的大量使用，導致動能獲得的阻力增大，減少了感知過程的速度；被動標記使用的增多，增加了靜態感，以漢語追求動能增大的趨勢是相悖的。

3.2. 英語為母語的譯者

英語為母語的人很少做英漢翻譯，尤其是當代。下面的例證來自《聖經》的和合譯本（藍本為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RSV] 中的 New Testament: Matthew）。拋棄該譯本是否有任何宗教原則要求之外，在語言上，我們可以看出，其中譯文能反映譯者母語特徵的特徵。

譯者不會使用漢語中特有的量詞。例(8)中，量詞「顆」和疊詞「星星」等可用來擴展視覺過程，但譯者沒有使用。例(9)中，譯者同樣不會使用量詞「個」，產生了「四十晝夜」這樣的譯文，而不是「四十個晝夜」或「四十個日日夜夜」。

譯者對疊詞的使用把握不是很恰當。如例(8)、(10)中使用的「大大」，都給人很不自然的感覺。

除了以上兩點之外，我們還可以發現一些翻譯腔現象。這些現象與

漢語為母語的譯者的作品問題有些類似。例如，有些譯法太直（王宣忱，轉引自蔣驥華，2003），出現了不少黃忠廉和白文昌（2010：326）提到的歐化語言特徵。如例(9)中的「然後」，該詞是英文 **and** 的漢英對應詞，**and** 在原文中具有界限功能，但漢語是過程取向的語言，使用了「然後」之後，破壞了漢語的流暢性，讓讀者感覺「禁食」和「餓」是兩件關聯不大的事情。同時，譯者似乎不是很善於使用漢語流水句，原因之一也是譯者不恰當地使用了起著界限功能的連接詞，如例(9)中的「然後」、例(10)中的「並」和「…的時候」。

(8). When they saw the star, they **rejoiced exceedingly with great joy**;

- (A) 他們看見那星，就大大地歡喜。(Calvin W. Mateer 等譯)
- (B) 他們看見那顆星星，就大大地歡喜。
- (C) 他們看見那顆星星，就大大地歡喜起來。
- (D) 他們一看見那顆星星，就馬上歡呼雀躍起來。
- (E) 一看見那顆星星，他們就馬上興奮起來，歡呼聲一浪過一浪。

(9). And he fasted **forty days and forty nights**, and afterward he was hungry. And the tempt came and said to him, “If you are the Son of God, command these stones to become loaves of bread.”

- (A) 他禁食四十晝夜，然後就餓了。那試探人的進前來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
(Calvin W. Mateer 等譯)
- (B) 他禁食四十個晝夜後感到餓了，前來試探的魔鬼就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就讓石頭變成食物吧。」

(10). Then Herod, when he saw that he had been tricked by the wise men, was **in a furious rage**, and he sent and killed all the male children in Bethlehem and in all that region who were two years old or under, according to the time which he had ascertained from the wise men.

- (A) 希律王見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發怒，差人將伯利恒城裏，並四境所有的男孩，照著他向博士仔細查問的時候，凡兩歲以內的，都殺盡了。(Calvin W. Mateer 等譯)
- (B) 希律王發現自己被博士們愚弄了，大發雷霆，命人根據自己從博士們那得來的年齡，殺盡伯利恒城裏以及那片區域內所有兩歲以下的男孩。

4. 漢英翻譯

根據上文英漢差異特點，我們認為，對漢語感知過程中有關事物狀態感知的描寫，需要採取減肥的方式以及其他減阻、增速的方式來增加英語感知過程的上升過程，減少上升過程中的阻力，並增加上升的速度，以獲得更大的勢能。減肥、減阻和增速是不可分割的，這些方法的使用都會體現在感知上。具體而言，濃縮、減阻和增速的方式表現如下：

對漢語中包括同義、近義或反義對立、疊詞等的反復形式、強勢修飾詞、量詞進行減肥。這些形式的使用可以增重，增加勢能，從而在感知過程中可轉化為動能，同時，這些語言形式還增加了感知主體對感知事物的感知過程，增大了感知過程中的動能。但英語感知過程是上升的，需要減輕上升的負荷，因而，對這些漢語形式，英譯時需要濃縮，進行減肥處理，從而壓縮感知過程，減少上升的阻力，並獲得上升的速

度，最終獲得更大的勢能。

英語是結果取向語言，其弱化甚至忽略達到最後狀態的過程細節，這有利於英語感知過程中減重、減阻和增速，從而獲得勢能；而漢語是過程取向語言，其強化甚至誇張過程細節，增加心理重力勢能，從而轉化為更大的動能。

為了減阻、減重和加速，英語需要對事件發展過程中的各個方面進行切分，然後以資訊主次為順序，即先以主謂結構為主幹，其他各種短語和小句的從屬結構為枝幹，主幹和枝幹逐次上升（先主句的主謂結構、再從句、後短語，逐次上升），最後結合一起獲得勢能。

4.1. 漢語為母語的譯者

漢語為母語的人做漢英翻譯多半是不得已而為之，即使是高水準譯者也會受到漢語思維方式的干擾。《中式英語之鑒》(Pinkham 2000) 歸納了把以漢語為母語者的漢英翻譯特徵分為兩大部分：辭彙和句子結構。在辭彙方面 (同上：1-168)，漢語為母語的譯者大量使用冗餘的辭彙，如名詞、動詞、修飾詞、同義反復詞、同義反復句、形式反復等。在句子結構方面 (同上：169-453)，他們又濫用抽象名詞、代詞與前指不對應、強調重心不恰當、懸置修飾語的邏輯主語與主句主語不對應、平行結構語法不對應、邏輯連接詞誤用或不用等。

Pinkham 指出的問題，包括符合語法和不符合語法等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中主要是前者；也包括漢語為母語人士獨有的問題和英語為母語人士獨有的問題，其中主要是前者。另外她的這本書還有兩個特點：無對應中文原文；英文原譯多為英語水準相當高的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士所為。

這些問題和特點表明：一些問題的產生源於漢語思維方式的干擾，即使是英語水準較高的人士也易於受到漢語思維方式的干擾，且這種現

象較為普遍；一些問題是漢英人士都會出現的。例如，Pinkham (2000: 173, 221, 300) 明確指出，抽象名詞濫用、代詞與前指不對應、置修飾語的邏輯主語與主句主語不對應等問題在英語人士的英語中也存在類似現象。

根據上文我們談及的漢英語言差異，我們基本上可以認為，Pinkham 指出的辭彙方面問題主要與漢語感知過程追求重力勢能進而獲得動能時所採取的增重方式有關，是比較明顯地受到了漢語思維方式的干擾。例如，例(11)和(12)中的漢語黑體部分就漢語而言，都有增加勢能而獲得更大動能的功效，就英語而言，卻給英語話語增加動能而獲得勢能帶來了阻力：

(11). 新加坡將禁止美國人氣十足的女明星麥當娜在本國演出。

(A) Singapore will bar America's **popular female pop star** Madonna from staging a show in its territory.

(B) Singapore will bar America's pop star Madonna from staging a show in its territory. (Pinkham 修訂)

(12). 我們應該繼續**採取措施**，進一步提高普通教育、成人教育以及在職教育。

(A) We should continue **to take measures to further** improve regular education, adult education, and on-the-job training programs.

(B) We should continue to improve regular education, adult education, and on-the-job training programs. (Pinkham 修訂)

另外，在句子結構方面，她提到譯者經常出現邏輯連接詞誤用或不

用的現象，這點與漢語追求動能而形成界限不夠明顯的結構有關。

其他的問題並非與漢語思維方式無關。例如，譯者如使用大量的抽象名詞，隨之就可能需要使用更多的語言形式進行解釋，相應地在漢語感知過程中增加重力勢能，從而獲得更多的動能；代詞與前指不對應、懸置修飾語的邏輯主語與主句主語不對應、平行結構語法不對應，則與漢語強調感知過程中話語構建結構需要連續性，缺乏如在英語話語結構構建時所具有的界限和層次清晰以及主從結構安置能相互參照的意識有關。

至於英語人士為何也存在一些同樣的問題，首先，我們需要確定，他們的問題不是翻譯產生的問題，也不是思維方式干擾的問題，也不是與 Pinkham 談到的漢語譯者相對應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士在嚴謹的工作中出現的問題。他們的問題，更多的是一個語言美學、語言失誤或者邏輯問題，漢語譯者出現類似的問題，原因除了上述之外，可能會與他們的原因部分相同，但不會是主因。漢語譯者出現的所有問題，其原因則應該是一致的，即受到思維方式的干擾。

下面，我們再以楊憲益、戴乃迭的翻譯為例。我們對楊憲益、戴乃迭翻譯的《阿 Q 正傳》第二、三章 (4248 詞) 和戴乃迭翻譯的《沉重的翅膀》第一章 (4889 詞) 的部分譯文對比，證實了他們的實踐受到各自母語思維方式的影響。戴乃迭獨譯的譯本中刪除了原文動詞的 45.76%，而楊憲益為主譯的譯本只刪除了 13.03%。這種反差恰恰反映了以英語為母語的譯者比以漢語為母語的譯者更少強調感知過程中的運動知覺，即減少了漢語動能取向的語言特徵。

4.2. 英語為母語的譯者

英語母語思維方式顯然對漢英翻譯是起正面作用的。以英語為母語的譯者如霍克斯、葛浩文等對漢語文學的翻譯在世界上取得了重要影

響。當前，對英語人士的漢英譯作，幾乎是一片叫好，很少看到有批評之作。這種待遇，正如前文譯界對漢語人士如楊必的英漢翻譯受到的待遇一樣。下面是葛浩文的譯文，看看他是如何把動能取向的漢語形式轉換為勢能取向的英語形式：

- (13). 馬婁亞牧師提著一隻黑色的瓦罐上了教堂後邊的大街，一眼便看到，鐵匠上官福祿的妻子上官呂氏彎著腰，手執一把掃炕笤帚，正在大街上掃土。

After picking up a black earthenware jug, he walked out to the street behind the church, where **he saw Shangguan Lü, wife of Shangguan Fulu, the blacksmith, bent over to sweep the street in front of the shop.** (Goldblatt 譯)

例(13)的原文是流水句，敘述了兩個人物，內容有視覺、運動知覺描寫，典型地反映了漢語過程取向、動能導向的語言特點。在譯文中，該漢語流水句被構建成有主次關係的複合句，其中的主句、從句、短語結構分別反映了情節中人物和事件的主次關係。另外，主句和從句也各表達了不同的感知狀態，主句中表達了運動知覺，從句中表達了視覺。「手執一把掃炕笤帚」等細節，在原文中延展了感知過程中的視覺、運動知覺等過程，但被弱化掉了。譯文中的這些特點典型地反映了英語結果取向、勢能導向的語言特徵。

然而，我們還是有些懷疑，英語人士的漢英譯作不會出現翻譯腔嗎？他們會不會受到漢語形式的干擾，而無法恰當地順應英語的思維方式？漢語人士從事英漢翻譯的人不計其數，其中能夠享受到楊必一樣的評價的人少之又少，而相比而言，從事漢英翻譯的英語人士卻是少之又少，這麼少的英語人士從事漢英翻譯，難道都不會出現翻譯腔？一些看

似翻譯腔的現象，會被解釋為譯者是為了傳播中國文化或為了保持原作特色。對這些疑問，我們也無可奈何。因為鑒於漢語人士多缺乏能力，以及英語人士多缺乏興趣，至今沒有什麼人，也很難研究英語人士的漢英翻譯腔。

比較下面兩例一下，似乎我們可以發現，英語人士有的一些問題與漢語人士有的一些問題有些相似。例(14)中，Lyell 把漢語中具有過程取向、動能導向的「看得」譯為 *seeing*，似乎並不符合英語結果取向、勢能導向的思維方式。從結果的角度來看，「厭倦」是結果，但這種結果並非「看得」所能全部解釋，因而這個譯文更像是受到漢語形式的干擾而產生的翻譯腔。例(15)中，楊憲益夫婦的譯文與霍克斯的譯文相比，顯然更有漢語過程取向、動能導向的色彩。沈家煊 (1995) 指出，「在時間上，動作有『有界』和『無界』之分。有界動作在時間軸上有一個起始點和一個終止點，無界動作則沒有起始點和終止點，或只有起始點沒有終止點」。楊譯中的動作是無界動作，讓人感覺「你」確實有事情要做，沒有真實地表達了「你走開」的意思，也讓人感覺「你」一直在這「混說」，而霍譯中的動作是有界的，真實地表達了「你走開」以及「聽煩了胡說」的意思，是結果取向的狀態表達，更符合英語的思維方式。

(14). 這百無聊賴的祥林嫂，被人們棄在塵芥堆中的，看得厭倦了的陳舊的玩物，先前還將形骸露在塵芥裡……

(A)this wretched and forlorn woman, abandoned in the dust like a worn-out toy its owners had **tired of**, had once left her own imprint in the dust. (The Yangs 譯)

(B) With nothing left, no one to turn to, she had been tossed onto a garbage heap like a worn-out toy that people are **tired of**

seeing around. And yet, until only a short time before, Sister Xianglin had at least managed to maintain her physical form even amid the refuse (Lyll 譯)

(15). 快去幹你的去罷，不要在這裡混說。

(A) **Go and see to your own affairs now. Don't stay here talking nonsense.** (The Yangs 譯)

(B) **Now, off you go, I've heard quite enough of your nonsense.** (Hawkes 譯)

5. 結論

本文基於王建國、何自然的觀點，推導出漢語民族具有過程思維方式，英語民族具有結果取向思維方式，並由此推導出漢語是動能導向語言，英語是勢能導向語言，然後對這兩種語言的特徵做了描寫和解釋。之後，根據漢英思維方式差異和語言特徵差異，討論了譯者母語思維方式對翻譯實踐的影響，有效地解釋了翻譯中一些穩定的不對等現象。

從本文的研究來看，母語思維方式對翻譯實踐的影響是自發的，由內而外的。這說明，我們若從事以非母語為譯入語的翻譯，就需要更好地掌握非母語的思維方式，克服母語思維方式的干擾，從而提高翻譯品質。

以往中西方對翻譯腔的研究，多集中在語言描寫層面，缺乏從思維方式的角度對翻譯腔進行解釋研究。當然，目前研究翻譯腔還存在不少困難，例如漢英翻譯沒有英語人士研究，漢語人士又限於能力很難研究，英漢翻譯不僅很少有英語人士研究，就是實踐也非常罕見，再加上，漢語本身的靈活性也使得我們讀者對漢語譯文是否有翻譯腔難以達

成共識。

最後，還要說明一下，有些翻譯腔的形成並非由於忽視思維方式或語言差異而導致的。其中原因可能與翻譯無關，如沒有把具體的翻譯活動看做是交流活動，而是讓翻譯承載了其他的功能。如呂俊、侯向群(2001: 316)所言，「如果翻譯只把傳達一種思想作為終極目標也不是很完全的。在表達方法的引進，新詞語的譯介，語言表達形式的改革方面，『翻譯腔』的確起到過不容低估的歷史作用」。也就是說，人們有時需要翻譯腔來發揮語言改革的功能。

本文只是研究了母語群體思維方式對翻譯實踐的影響，一部譯著的最後形成，還需要觀察譯者個體思維方式對翻譯實踐的影響，這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參考書目

- Calvin W. Mateer, C. A. & Goodrich, C. 《聖經和合本》。南京：中國基督教會，2009。
- Chu, C. *A Discourse Grammar of Mandarin Chinese*. New York: Peter Lang, 1998. Print.
- David Hawkes, and John Minford, ed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Trans. Harn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1973. Print.
- Gladys, Yang. *Leaden Wings*. Trans. London: Virago Press, 1987. Print.
- Goldblatt, Howard. *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 Trans.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2004. Print.
- Li, C. Participant Anaphora in Mandarin Chinese. PhD Dissertation. Florida: University of Florida, 1985. Print.
- Li, H. Topic Chain Structure in Chinese Conversations. PhD Dissertation.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5. Print.
- Li, W. *Topic Chains in Chinese: A Discourse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in Language Teaching*. Muenchen: Lincom Europa, 2005. Print.
- Lyell, William A. *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 Trans.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Print.
- Pinkham, J. *The Translator's Guide to Chinglish*.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Print.
- Shi, D. The Nature of Topic Comment Constructions and Topic Chains. PhD Dissertatio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92. Print.
-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eds. *The True Story of Ah Q*. Trans. Pek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77. Print.
-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eds. *Lu Xun Selected Works*(Volume

- One)Trans · Beijing : Foreign Language Press,1980 : 168~188Print.
-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eds. *A Dream of Red Mansion*. Tra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78. Print.
- 王建國、何自然。〈重過程，還是重結果〉。《上海翻譯》(2014年2月): 7-12。
- 王建國。《論話題的延續：基於話題鏈的漢英篇章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3。
- 石毓智。〈英漢動詞概念結構的差別對其被動表達的影響〉。《外語教學與研究》(2004年6月): 403-411。
- 李端巖。〈楊必譯《名利場》技巧舉例〉。《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0年4月): 116-122。
- 李宗吾。《心理與力學(電子文本)》。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
- 伍華民。〈文學翻譯中的單詞分譯—楊必譯《名利場》學習節記〉。《外國語》(1987年2月): 59-60。
- 呂俊、侯向群。《研究生英漢翻譯教程》。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
- 沈家煊。〈「有界」與「無界」〉。《中國語文》(1995年5月): 367-380。
- 宗福常。〈善用動詞，善用主謂結構〉。《中國翻譯》(1995年1月): 48-51。
- 南木。〈《名利場》中譯本選介〉。《中國翻譯》(1980年2月): 20。
- 孫致禮。〈評《名利場》中譯本的語言特色〉。《中國翻譯》(1984年10月): 37-41。
- 許淵沖。〈譯家之言〉。《出版廣角》(1996年6月): 67-69。
- 黃忠廉、白文昌(主編)。《俄漢雙向全譯實踐教程》。哈爾濱：黑龍

江大學出版社，2010。

陶友蘭。〈句子與翻譯－評《名利場》漢譯定語從句的處理〉。《國外外語教學》(1997年3月)：43-46。

楊憲益。《楊憲益對話集》。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

蔣驥華。〈《聖經》漢譯及其對漢語的影響〉。《外語教學與研究》(2003年4月)：301-305。

劉長林。《中國系統思維：文化基因透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劉宓慶。《新編漢英對比與翻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6。